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（第九讲）

陆机《君子行》与潘岳《悼亡诗》（上）

■邹文生

晋朝（西晋和东晋 265—420 年）上承三国，下启南北朝。魏元帝咸熙二年（265 年），司马炎自立皇帝，国号为“晋”，定都洛阳，史称“西晋”。晋武帝太康四年（280 年）司马炎灭东吴，完成统一。惠帝（司马衷）继位，朝廷渐乱，领有军权的诸王纷纷争权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。西晋元气大伤，内迁的游牧民族乘机举兵，百姓与世族大量南渡。愍帝（司马邺）被迫迁都长安，建兴四年（316 年）西晋灭亡，北方自此进入“五胡十六国”时期。司马睿在建邺（今江苏南京）建立东晋（317—420 年）。东晋王朝曾多次北伐，直到元帝（司马睿）太元八年（383 年），东晋与前秦“淝水之战”后才得到暂时巩固。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“桓玄作乱”，直到刘裕崛起，平定诸乱。公元 420 年，刘裕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而建立宋，东晋灭亡，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。

西晋和东晋历时共 156 年。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，加强了民族融合；北方百姓与世族大量南迁，开发了江南地区。

西晋诗坛成就最高的是“太康诗人”群体。“太康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。太康时代（280—289 年），政治比较稳定，文风鼎盛，产生了一批有才气的作家，其代表是“三张”（张华、张载、张协），“二陆”（陆机、陆云），“两潘”（潘岳、潘尼）和“一左”（左思）。

在思想内容上，太康诗人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、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代，促使诗人们以攀附权贵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，造成太康诗作很少反映社会现实。无论诗歌或辞赋，都是用心雕琢，注意修炼文辞，追求辞藻的华美和对偶的工整，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，失去了汉魏乐府的浑厚风格。

在艺术表现上，太康诗人刻意追求辞藻的华美，开启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不良风气，尤以陆机和潘岳二人为最。陆机和潘岳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“潘江陆海”。当时是，社会流传有“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”之民谣。

陆机（261—303 年），字士衡，吴郡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与弟陆云俱为西晋著名文学家，史称“二陆”。陆机“少有奇才，文章冠世”，辞藻宏达佳丽，被誉为“太康之英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云：“子建士衡，咸有佳篇。”钟嵘《诗品》上说：“晋平原相陆机，其源出於陈思。才高词赡，举体华美。气少於公干，文劣於仲宣。尚规矩，不贵绮错，有伤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嚼英华，厌饫膏泽，文章之渊泉也。张公叹其大才，信矣！”。

陆机传世的诗作有 105 首，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。代表作有《君子行》《长安有狭邪行》《赴洛道中作》等。赋今存 27 篇，比较有特色的是《文赋》《叹逝赋》《漏刻赋》等。陆机的散文除著名的《辨亡论》外，代表作还有《吊魏武帝文》等。

陆机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。他的《平复帖》是我国中古时期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“序”的法帖墨迹，故享有“法帖之祖”的美誉。《平复帖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被评为故宫“九大镇国之宝”之一。《平复帖》凡九行，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及“宣和”、“政和”二印。《平复帖》的内容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，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；墨色微绿，笔意婉转，风格平淡质朴，字体为草隶书。由于距今已 1700 多年，纸面损伤，有些字已经分辨不出来。陆机《平复帖》是草书演变过程中典型的书法作品，其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，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，字体介于章草、今草之间。它秃笔枯锋，刚劲质朴，文字格调高雅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，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对于研究中国文字和书法变迁史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。

这里值得介绍的是陆机《平复帖》的最后一位私人收藏家张伯驹先生。张伯驹（1898—1982 年），河南项城人，生于官宦世家，民国四公子之一。他是位集收藏鉴赏、书画、诗词、京剧艺术研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，著有《丛碧词》《红氍毹梦诗注》等作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伯驹先生历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、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，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，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。他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，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。他从 30 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，当初仅为爱好，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传世最古的画迹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，以及唐代大诗人李白《上阳台帖》等珍品。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，张伯驹先生与夫人潘素女士，陆续将收藏 30 年之久的书画名迹，包括陆机《平复帖》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和黄庭坚《草书》等重宝，无偿地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，表现出他夫妻二人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曾称赞说：“他（张伯驹）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。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，那便是书画鉴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，又各具性格，堪称京华老名士、艺苑真学人。”



作品选讲

赴洛道中作

远游越山川，山川修且广。振策陟崇丘，案辔遵平莽。夕息抱影寐，朝徂衔思往。顿轡倚蒿岩，侧听悲风响。清露坠素辉，明月一何朗。抚枕不能寐，振衣独长想。

【注释】

01.修：长。02.振策：挥动马鞭。陟(zhì)：登上。崇丘：高丘、高山。03.案辔：按辔，谓扣紧马缰使马缓行或停止。遵：沿着。平莽：平坦广阔的草原。04.抱影：守着影子。寐：入睡。05.徂(cú)：往，行走。街思：心怀思绪。06.顿轡：拉马缰使马停下。倚：斜靠。蒿岩：岩石。蒿，泛指高山。07.清露：洁净的露水。素辉：白色的亮光。一何：多么。朗：明亮。08.振衣：振衣去尘，即指披衣而起。

【赏析】

《赴洛道中作》诗二首，这是“其二”，本诗抒写陆机赴洛阳途中所见的景物和自己的心情。这首诗借景抒情，曲折委婉，语句精炼而流畅，格调清丽凄清，形象鲜明，意蕴深远，悲楚动人，富有韵味。

“远游越山川，山川修且广。振策陟崇丘，案辔遵平莽”。首句“远游越山川”紧扣诗题来写。陆机是从家乡吴郡的吴县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）赴洛阳的，当然是“远游”。一路上越过万水千山，山山水水是那样的修长和宽广。诗人有时挥鞭驱马登上高山，有时手握缰绳在有草的平地上缓慢地向前走。从这一重重山，一条条水，忽而高山，忽而平地，可以想象到诗人长途跋涉的艰辛。因而这里不只是描写沿途的山水景色，也透露了诗人风尘仆仆的苦情。但是，

这首诗的写景与前首《辋轳登长路》不同，前首写沿途山水景色，讲究辞藻，大肆铺陈，而这首诗只是寥寥数句，轻轻带过。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，使人感到各有特点。

“夕息抱影寐，朝徂衔思往”。晚上休息是孤零零地抱影而寐，早晨起来怀着悲伤又上路了，写出诗人的孤独、寂寞和忧伤。这些复杂感情的产生，固然是由诗人思念亲人、留恋故乡，大概也掺杂了对前途的忧虑。清代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上说：“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炼才少。有炼才焉，如陆士衡是也。”陆机文如此，其诗亦复如此，“夕息”二句可见其语言提炼功夫。这两句诗不仅对仗工整，而且动词“抱”“衔”的使用皆极精巧，是陆诗中的佳句。

“顿轡倚蒿岩，侧听悲风响”。走了一段路程，停下马来，倚着高峻的山崖休息一会儿，侧耳倾听悲风的声响。这里，进一步写诗人旅途的孤独和艰辛。倚岩休息，竟无人与语，只能侧身倾听悲风，可见其孤独。称秋风为“悲风”，使秋风涂上诗人感情之色彩，又可见其心情之忧郁。诗人旅途生活中的这一细节，使读者联想到前首《赴洛道中作》其一诗所描写的沿途景色：“行行遂已远，野途旷无人。山泽纷纡馀，林薄杳阡眠。虎啸深谷底，鸡鸣高树颠。哀风中夜流，孤兽更我前”。这里对途中空旷无人和恐怖气氛的描写，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的孤独和艰辛。

“清露坠素辉，明月一何朗。抚枕不能寐，振衣独长想”，意思是：夜露下滴，闪烁着洁白的光辉，月光是多么的明朗啊！对月抚枕，不能入睡，穿上衣服独自遐想。这是写途中夜宿的情景。“清露”二句，写得幽雅净爽，清丽简远，一直受到前人的赞赏。结尾“抚枕”二句，表现诗人不平静的心情，饶有余味。陆机是吴国将相名门之后，素有雄心壮志。《晋书·陆机传》说他“负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难”。可是在他 20 岁时，吴国灭亡。太康十年（289 年），他和弟弟陆云被迫入洛，其前途是吉是凶，难以预料。所以诗人的内心忐忑不安，很不平静。

陆机曾说过：“诗缘情而绮靡。”（《文赋》）陆机认为诗歌具有注重抒情的性质和文词精妙的特点。陆机的这种“诗缘情”说与儒家的“诗言志”说是有所不同的。清代沈德潜认为：陆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”之说“殊非诗人之旨”。（见《古诗源》卷七）陆机的“诗缘情”说，从本质上说是魏晋以来诗歌创作实践“新变化”后所带来的一种进步，是中国诗歌理论上十分难得的、可贵的另一“创新”！作为“太康之英”（钟嵘《诗品序》）的陆机，他的诗歌就具有这种“创新”的特点。举例来说，这首《赴洛道中作》诗中“振策陟崇丘，案辔遵平莽”，“夕息抱影寐，朝徂衔思往”，文词华美，对偶工稳，“清露坠素辉，明月一何朗”，用词造句，刻练求工，都是极好的实例。由于陆机的诗作精于“诗家语”的提炼，所以善于写景，即景抒情，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。

作品选讲

君子行

天道夷且简，人道险而难。休咎相乘蹇，翻覆若波澜。去疾苦不远，疑似实生患。近火固宜热，履冰岂恶寒。掇蜂灭天道，拾尘惑孔颜。逐臣尚何有，弃友焉足叹。福钟恒有兆，祸集非无端。天损未易辞，人益犹可欢。朗鉴岂远假，取之在倾冠。近情苦自信，君子防未然。

【赏析】

《君子行》是陆机的一首说理诗，写得起伏有波澜，在说理之间，插入史实，顿生曲折。即使是说理，如对《庄子》的引用，却一反其意而用之，就使本来平率的说理也有跌宕之妙。

“天道夷且简，人道险而难”。开头两句用“天道”与“人道”对比，说明天道平而简易，人

道却险而且难。人道之所以险、难，就在于“休咎相乘蹇”。这本于《老子》的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，何者为福，何者为祸，祸福之间，立身颇需谨慎。“去疾苦不远，疑似实生患”两句，是对“休咎相乘蹇”的发挥，都在说明人道的艰险困难。面对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现实，诗人陆机并没有表现出畏惧和退却。他能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，冷静地分析自己应该怎样应付这个环境。既处人道之中，就不能害怕，“近火固宜热，履冰岂恶寒”是他表示的态度。“掇蜂灭天道”四句，用历史上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人道的险而难，同时也表示了陆机对他们没有从“似”中看出祸患的批评。历史故事“掇蜂”讲的是周宣王时的大臣尹吉甫有子二人，异母所生，前母之子伯奇，后母之子伯封。后母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，便向尹吉甫进谗言说伯奇调戏她，并让尹吉甫登台观看。后母取蜂放在衣领中，让伯奇替她取蜂除毒。尹吉甫看到这一情景大怒，责骂伯奇，伯奇害怕，投河而死。历史故事“拾尘”是关于孔子的典故。孔子困于陈、蔡之间，七天没有吃过粮食。一日，孔子昼寝，学生颜回讨米回来做饭。米饭将熟之时，孔子见颜回从甑中攫饭吃，很是不高兴。后来才知道是饭中沾有煤灰，颜回觉得扔掉可惜故攫而食之。孔子很有感慨地说：“所信者目矣，目犹不可信；所恃者心矣，而心犹不足恃。弟子记之，知人固不易！”（见《吕氏春秋》）诗中的另外两个历史故事，“逐臣”似指屈原，“弃友”则是泛指。从“掇蜂”和“拾尘”这两个故事可见处世的艰难，就连亲眼目睹的事实也会有不实之处，更何况复杂的社会现实呢！但诗人陆机并不着意于处世艰难感慨的抒发，而是要借此表现自己已处理这种现实的能力和信心。“尚何有”、“焉足叹”两句，可以看出陆机对以上人物都不满意。那么陆机自信的根据是什么？这就是后面八句“福钟恒有兆，祸集非无端。天损未易辞，人益犹可欢。朗鉴岂远假，取之在倾冠。近情苦自信，君子防未然”所要表明的意思。陆机认为不管福与祸，当它出现的时候总有征兆，而这种征兆却是能够预测从而可以预防的。诗中的“天损未易辞，人益犹可欢”两句，本于《庄子·山木篇》的：“无受天损益，无受人益难”，原意是说不受自然的损伤还容易，因为只要安心达命，顺应自然，就不会不以损为损，但是人为的东西却很难推掉。陆机这里却反用其意，他认为来自人力以外的伤害是无法推拒的，如果碰上了也只能是天数，但如果是人道中所遇到的伤害，则不应害怕。因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先兆，那么便可以预防，从而免受灾祸。陆机的这一思想来自《周易》。《易大传·系辞下》说：“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《易》是陆氏家族的学业传统，陆机受它的影响是有渊源的。由此，陆机接下来说道：“朗鉴岂远假，取之在倾冠”，“朗鉴”，即明鉴，君子只要见机而作，不必要远取古人。“倾冠”指近处，靠自己的识别能力就行了。这表现了诗人陆机强烈的自信心。因此诗人最后总结道：“近情苦自信，君子防未然”。结尾两句是《君子行》诗的主要思想，也是陆机后期生活包括留滞洛阳期间的指导思想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也就明白了陆机为什么不急流勇退而滞洛不归了。应该说陆机的这种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，是值得肯定的。历史上对陆机“邀竞不已”的指责则是出于“明哲保身”的消极态度，倒是应该深刻批判的。至于陆机后来没有能够见机趋吉，最终遭到亡身之祸，欲闻华亭鹤唳而不可复得，那也许就是“天数”啊！

清人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说：“掇蜂”四句，以使事生一曲折。后人痴肥处，乃其动宕处。这首诗以天道与人道对写，重在人道的铺陈，又间以天道接应。诗人陆机将道家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，而以积极的儒家思想为主，使这首诗产生出回旋飞动的力量。清人毛先舒称赞陆机的诗“气干华整”，于此可见一斑。